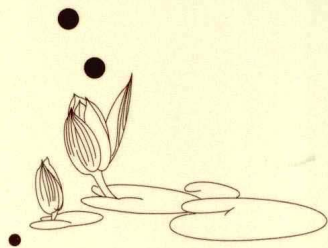




杭州佛学院书系



刚 晓 / 著

刚

晓

随

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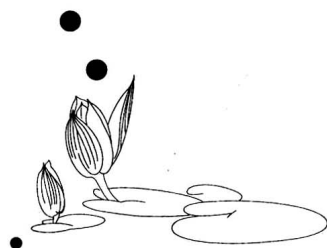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杭州佛学院书系



刚 晓 / 著

刚

晓

随

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刚晓随笔/刚晓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 - 7 - 5108 - 1892 - 9

I. ①刚… II. ①刚…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7828 号

刚晓随笔

作 者 刚晓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 jiuzhoupress. com](http://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 com](mailto: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7.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8 - 1892 - 9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出家人,也是人!	/ 1
高处不胜寒	/ 2
榜样·偶像	/ 3
“和尚”这个称呼	/ 4
该咋说呀出家人	/ 5
坐禅,然而无开悟!	/ 7
又是一年	/ 8
天天天蓝	/ 9
朝阳为谁而升	/ 10
寻回佛教精神	/ 11
中国佛教两千年	/ 13
佛教究竟有什么用	/ 14
明白焉? 糊涂焉!	/ 15
可叹百年望春花	/ 16
后周世宗废佛诏	/ 18
职业·信仰	/ 20
完全正确,毫无用处	/ 21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 22
佛面·僧面	/ 24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 25
哪本书上有这样的规定	/ 26
佛教为何传入中国	/ 27
圣人不死,大道不至	/ 30
恩师绍梵上人塔铭	/ 31
佛门人的品格	/ 33



目 录

和尚的脾气	/ 34
佛性·人性	/ 35
禅,要被禅书害死了	/ 37
念叨师父	/ 38
戒律是重要的	/ 39
郑重的闹剧	/ 41
满眼尽是陌生人	/ 42
岂将文章误众生	/ 43
面对 SARS	/ 45
灵山记	/ 47
《因明》杂志开篇语	/ 48
《宜阳灵山寺历代诗词选编》序	/ 49
《肉身和尚集》后记	/ 50
那一刻,我有些手足无措	/ 51
拜九华	/ 55
爬山寻禅无故事	/ 57
甘露寺闲话	/ 60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二日	/ 62
灵山会上佛菩萨	/ 65
足迹	/ 75
舒心的日子	/ 77
佛教教育好困惑	/ 80
纪念义天大师诞辰 950 周年研讨会的几件琐事	/ 85
仁德法师要枪毙我	/ 88
纪念水月老法师	/ 94

目 录



学风是我们学院的命脉	/ 98
把宗教批评请到台面上来	/ 102
研讨会现场点评《高僧辨才》	/ 105
在纪念延寿大师诞辰 1100 周年研讨会上的报告	/ 107
在第二届唯识论坛上的发言	/ 111
在石经寺研讨会上的发言(节选)	/ 119
在玉泉寺中国净土宗文化座谈会上的发言	/ 121
打七演说	/ 124
佛教要义	/ 139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 155
韩镜清先生的因明典籍翻译事业	/ 186
三戒印——止恶、行善、利他	/ 206
古印度的主要外道	/ 218
历史因果莫轻谈	/ 254

【附一】

说说那位比丘	adamas / 263
守住那份真	青葙 / 264

【附二】

文学鉴赏	/ 265
------	-------

出家人,也是人!

出家人,也是人!

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出家人是人——普通意义上的人——证圣的出家人不能说没有(绝对是有的),但微乎其微。

然而,世俗中的大多数人,他们心中想的,梦中盼的,无一不是证圣的出家人。因为,目下的现实中,存在着太多太多的不如人意,证圣的出家人可以作为一种如大山般的依靠。

请看,有多少信徒、准信徒,他们一望见赫然名僧,无不虔恭礼拜;一遇见对自己脾性的少年沙弥,无不给予极度的呵护期望,甚至超出了在家信徒与出家师父之间应有的界限(很可能由此种下祸因)……这些信徒,严格来说,是迷信者——中性的迷信——佛教这“佛陀对九法界一切众生所施的圆满至善的教育”可以说是被他们善意地误解了。这是整个佛教的悲哀!

出家人,也是人!

在出家人所组成的这个僧团之中,优秀者所占的比例绝对比在家圈中优秀者所占的比例大——人格意义上的优秀,尽管优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要不,为什么称作“出家人”——出家人就有别于在家人。

好的在家佛弟子——也可以包括非佛教人士,只要是好的——都可以看得出这优秀的一面,毕竟出家人整日耳闻目睹的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净言(这个比例相对于整体来说,是很了不起的)。

出家人,也是人!

故,出家人也有人道众生的共同之处——这是共业——在出家人所组成的这个僧团之中,也有许许多多不完美不如法的地方,要不,为什么只称“出家人”(严格来说,应称比丘、沙弥)——“和尚”可不是任何一个剃下了头发的人都可以拥有的称呼。

明理的在家佛弟子都明白:出家人可以超凡入圣(在家人也可),但并不是已经超凡入圣;希望出家人超凡入圣,但并不苛求任何一个出家人目下都达到证圣的地步。

真正的在家佛弟子都懂得:有缘值遇佛教是理想的大幸——有了可以依赖寄托的港湾;碰上麻烦的出家人,则是现实的不幸,理想与现实隔着一段永难抹



平的距离——距离大小随人而异——一切的幸与不幸尽皆包含。

如此而行,对信徒来说,是明智,对佛教,则是幸运。

正因为现实中有不如意,故把佛教作为可以依赖的理想港湾,这绝对错不了。但僧团中也有不完美不如法,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去苛求每个出家人都成为理想的化身,每个出家人目下都证圣位。这不但公平,而且希望太极,则“声绝”失望。那时,梦中的理想一倒塌,我们的灵魂则要如“孤野游鬼”般飘弋。

出家人,也是人!

高处不胜寒

真正的出家人应该是孤独的。请看最早的禅定方式——趺坐、经行,在山林间冥想,在山林间徘徊,只有山林才是广大的精神养料库。现在旅游事业发展迅速,求己解脱者只能如唐大梅法常禅师:“既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舍入深居。”因为“为僧只合居山谷”(古德,佚名)、“城市不堪飞锡到”(唐·韬光禅师)啊。在这山林之中,潜心所向,眼不见滚滚人流,心不惑于横流物欲。因为我们都是凡夫,不可能不受外界影响,故不得不强行关闭耳目。这已经很难做到了,却更有那莫可名状、亘古渺茫的深层内心孤独,这孤独感逼得我们这些没有道行的凡夫出家人最怕闲暇,只敢忙忙碌碌,不然,那种根本的孤独感则会趁隙而入。

应该来说,随着出家时间的渐长,功夫的日进,在一定的阶段之内,会愈加难言。初时,倒可以胡言乱语:“因为人各有志,道路才有了种种,世界故而才五彩缤纷……人从单纯的生存意识到情感意识,进而发展到宗教意识,这才算达到了人类意识的最高层次……我们只有放弃以前拥有的,才能既往不咎地迎接……”然而现在,却已经绝少开口,说不清是不愿,还是不能。凡也罢,圣也罢,实在是难以应付这世间的纷繁。

五代后梁的契此和尚,整日里背个布袋,疯疯癫癫,临终说偈曰:“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示世人,世人自不识。”契此是弥勒化身,自然一切放得下,然而,他没有在这人世找到一个可以嗣法的弟子,只能给众人结结善缘。还有济公禅师,开悟时的偈子气势磅礴,入灭时的偈子却落寞:想找一个可以嗣承大法的弟子是多么不易。

契此、济公都是得道的圣人，只有他们，才能实实在在地真切体会到潇洒的孤独，有了这情感，才能激发悲心，进行大道。我们，谈不上！

老族长想知道哪个人最勇敢，让小伙子们去登山。第一个小伙子兴高采烈地回来了：“我看见山上鲜花灿烂，很漂亮。”他到的只是山脚。第二个小伙子满身疲惫地回来了：“十天来我走呀走，结果只见到一些低矮的松柏。”他到的只是山腰。三个月后第三个小伙子衣衫褴褛、跌跌撞撞地回来了：“我见到的是一片迷惘，仅几只鹰在盘旋，除此无他。”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到了山顶（有些地方述说这故事有稍许不同）。这故事蕴含的哲理是很明显的，毋庸赘述。但高到极处，若悟不到冥冥之禅性呢？苏大学士一声慨叹，“高处不胜寒。”我们呢？

万法因缘所生，因缘以特殊的方式如影随形，印证着我们的精神情感。

得有心理准备：高处不胜寒。

榜样·偶像

一位先生问老和尚：“你们把泥巴、木块、金属……做成‘佛、菩萨’的模样，然后对着他恭敬礼拜，这难道不是偶像崇拜吗？”年轻人这话儿挺逊的！这极其外行的诘难，颇具“挑衅性”。

老和尚回答：“噢，那并不是我们崇拜的偶像，他只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答案很柔和，但实在是妙极了，因为——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在一定的阶段（或时间阶段，或位次阶段）之内，若心中长存一个“榜样”，保管可以促使你时时精进向上，完善自己的人格；但是，如果在心中为“偶像”保留一席之地，则恐怕你想要上进，它也帮不了什么。

一个小孩子，第一次随妈妈来到庙中，他围绕佛像一直转呀、看呀：“这就是佛？与我一样呀，那我也要做佛！”母亲惊赫得连叫“罪过，罪过！”后来这小孩翻看佛书：“噢，人要经过精勤修习才做得了佛”。于是出家，各方参礼，把佛陀当做修行的榜样，“上下罗浮，往来三峡间”，最后终成一代祖师。

——这是关于石头希迁的公案。

有一个虔心向佛的老婆婆，平日的功课是诵念一句“唵嘛呢叭咪牛”。随着诵念功夫的加深，神异的事情发生了：老婆婆住的茅屋被（pi）上层层光辉。应该说，这位老婆婆把咒语“吽”念做了“牛”，仍得灵异，凭的就是“信”，佛教

中“信”的程度不是泛泛的信，一般的信，而是执迷的信，“狂热”的信，那程度比之目下“追星族”的狂热更是望尘莫及，比“追星族”对于明星的“偶像崇拜”更甚。单有这“信”是不够的。佛，两足尊，智慧最重要。老婆婆这一生得灵异可以，但若再没有其他殊胜因缘，要成佛做祖是绝不够的，因为在她心目中，佛只是偶像。

说穿了，榜样与偶像的本身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有区别的则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在某个领域有了成就，甲看到的只是他所取得的成就，并对他大加“锦上添花”的崇拜，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如此一来，这个人在甲的心目中就成了“偶像”。心中存有偶像，必然为他而付出痴情，甚至把人生的一切作为赌注压在偶像身上，这样，失去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当然，不是绝对，像前边引述的那位老婆婆，从长远来看，至少来生不会堕落。而乙呢，他看到的，不光是这个人现有的成就，而且没有忘记去看他沧桑的过去，看他向命运挑战的勇气和毅力，并且从这个人的身上汲取到了激动人心的思想精髓，为自己增添了一份生活的信心。如此，这个人在乙的心目中则是“榜样”。老人家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也只有榜样，才能使你迅捷地上进，所以——

把对象当做榜样！

“和尚”这个称呼

应该来说，“和尚”本是个很尊贵的称呼，绝不是随便哪一个人，只要剃下了头发，披上了僧衣，能够熟练地念几卷经文，就可以拥有这个称呼——它不仅是一个表相，没有一定的修持功夫，不能使世人仰之弥高、产生敬仰的，绝不是真正的和尚。本来，和尚的要求就不仅仅只是外表的威仪具足，更是要内心达到“识心达本，解无为法”的境界。故，和尚是人天师表，他的所行，应该有一定的示范性；他的所为，应该有一定的导向性；他的所做，应该有一定的“诱惑”性……在世人心目中有一定地位的和尚，他的言行也一如他的名声，令人发自内心的佩服。因而，和尚实际上是一个大众化用语，珍惜这个称誉，就是对世间负责的表现。

然而，由于根机的不同，“和尚”这一称呼在人们的心目中被贬损了。当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悉达多将成正觉时，波旬有言：“我要让魔民们穿上佛衣。”可见，现僧相的不见得就是和尚，说不定是外道、是魔。像这样的人，

一定有特别的本事,不然,他们为什么登高一呼,会有成千上万人呼应?

某沙弥,自称得道,到处给人“灌顶”,有许多人趋之若鹜,这些人过后发现并无灵异,反而对所有光头者生厌,获下大罪。

某新戒比丘,不识药理,不明医道,使尽异术,给人治病,他凭的是相信虔求佛陀,终有感应。不错,佛陀慈悲,但不知因果哪个能逃!

.....

佛教的衰微,固然有各种因素,“邪师说法,如恒河沙”,而且佛教教团现在存在着不足,一切的一切,贬损了“和尚”这一神圣称呼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

造成这种情况,也与社会有关。我们有着几千年的宗法制封建时代,在那个时代,佛教只是舶来品,排外情结使得我们屡屡地排斥佛教。直到现在,这种情结仍然存在。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播放《三个和尚》,经济晚报的《佛门中的“公关小姐”》等等,虽然这些事件在佛教界的干预之下,都得到了处理,但同时也说明了,目前佛教还处于关键时刻,怎样抓住机遇,是佛教界面临的课题,同时还要明白,国门已被彻底推开,各种思潮都要传入,对于佛教,以后再不能继续排斥。

还有某些人物,总在标榜“我是大乘”,要度化众生,所以要入世随俗,这些人物,若真是入世而不被尘俗所化,保持洁身自好则好。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这是一种境界。自己是“和尚”身份,若过多地做一些拖泥带水的事儿,这不但显不出“菩萨”精神,却让人怀疑你是个与世俗无异的痞子,这人若只是初剃发还则罢了,但当我们听到一些大有名气的法师们如此时,心中真有说不尽的苦辣酸甜。

让我们尊重“和尚”的名号吧!包括社会各界以及我们自身。

该咋说呀出家人

自从搬到楼上以后,就再也享受不到那雨打芭蕉的诗情画意了,现在,我只能呆呆地站立窗前,默默地看那高大的金钱柳在恣意肆虐的编号台风中瑟瑟发抖……人的思绪真的是没个确边儿,我想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出家人是什么?

前一段时间,号称“千里独行客”的我“巡视”了一番北疆: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再加上中途未曾停留的河南、陕西,一路行程,到底有几多远近,说不确切。但这一路上的经历,尴尬多于自在:在城市、在乡间、在港口、在车站……



几乎到处都可以碰到一些意外场景。出家已经这么多年,我早已“修炼”得习惯于坦然处之、见怪不怪了,但过后仍旧会不由自主地扪心:这到底是怎么了?

本来,一切存在都有其合理性!这世间既然需要佛教,那么(大众意义上的)和尚就不应该显得特别。何况佛教自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到现在已经两千年了,若两千年的时间沉淀还让人感到出家人很“特别”,那我们就真得回过头来审视一番自己了。

记得九三年我们在课室上讨论过:出家后的自己,社会地位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结果明显地偏向于下降。说实在话,比如我,未出家时只是穷学生一个,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社会地位,我们当时讨论的只是:在社会上受不受歧视。为什么我作为一个纯粹的索取消费者(学生)时可以不受歧视,而现在来回报社会却反而受到大众的歧视呢?这道理怎么也想不通。

有一段时间,我头脑中常出现一个幻觉:我是如阮籍、嵇康之类的大贤,故而这个污浊的社会容不得我,我们超脱了这个肮脏的世界,实现了生命的自由,值得自豪。这么一想,心中也就释然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听多了“众生颠倒、愚痴”,给出家人定位的问题又渐渐泛起。这关系到出家人的人格建设!

最近几期《甘露》,我们都在尽力地剔除出家人头上的圆光,那只是骗众生的瑞相,是第六根手指!外人认为出家人特别(贬)、神圣(褒),这是误会,出家人自称大贤则是傲气而非傲骨。出家人也是人,有着各自的业力,与一般人较起来,有着各自的短长。中国的传统强调真善美的一致,佛法是圆满的,就要求出家人尽可能地人格完美。我们要还原出本来面目,但决不能媚俗、琐屑、卑靡、无聊。

故,从时下的佛教现状来看,有必要分清出家人与伪出家人。真正的出家人正视自己、也正视他人;钟爱自己、也钟爱人类;欣赏自己、也欣赏世界;拥抱自己、也拥抱时代。而伪出家人呢?往往以最出世的宣言以求得最入世的获取,以最反权威的姿态来掩饰最强烈的权威欲望……

理想的出家人应该是人类精神的导师,这个定位被出家人自己背离了,本来众生内心中那一阵阵的不安全感在躁动,他们在寻求一个依怙,难道真的“师父不作怪,居士不来拜”?这是正信的佛教吗?

坐禅,然而无开悟!

端然瞑目趺坐,什么“放假后同学还约我到东北去”,什么“下一期《甘露》杂志上到底用不用万稼祥那篇文章”……这一切的一切,统统地去见了鬼,只是守心摄意。虽然我参不起“念佛是谁”,但内心无喜无忧,无惊无扰。这时的大殿——临时禅堂——简直如一个密闭室,隔绝了浑浊染杂,保静守纯。

在这种状态下,内心的境地,实在是妙不可言,真如那沸水中的“毛峰”,缓缓地升腾、舒展;如《社戏》中的小迅哥儿听得伊答应让去看戏——身体有说不出的大……

一会儿,又一会儿,我的双目如闭似张、表面上静若止水,其实内心中再也难得闲下一刻。忽而如有细流涓涓,时而竟如有瀑布飞泻,一下如飓风般摧枯拉朽,一刻似艳阳丽日样祥和……过去、未来、天上、人间互相交汇、撞击……

终乃凡夫,久之,连我自己也感觉到了:心头的滋味已在脸上表现出来了。压心静如水已难得到预期效果:思之不解处,眉头紧锁;想到喜处,忍俊难禁;忆至悲处,直要落泪……

出家前我受了十多年的唯物主义教育:物质第一,没有物质就没有了一切。这样物质岂不成了主宰者,有主宰不是有神论吗?佛教这“物质与精神同等重要,不可或偏”的中道思想不是比它更高级吗?

我在干什么呀?拉回来,拉回来!

“念佛是谁呢?”是我呀。可从前我怎么不知道念佛,只知贪玩呢?那贪玩的又是谁呢?还是我呀。念佛的我是不是贪玩的我?这可以看见的,毫无疑问还是。然父母生我之前我在哪儿?我在六道中轮回呀。那么在畜生道中的应是畜生,怎么会是我这个人呢?……乱、乱、乱。内心虽乱,但永远围着“谁”这条线索。

这是什么东西,怎么在作怪?

倏然一惊,原来是双腿盘的时间长了,生出麻木之感。揉一揉。

“叮!”正好,一声引磬,开静了。

没有开悟。

又是一年

又是新的一年,按照惯例,理所当然地应在卷首向读者说点儿吉祥话,这本未可推辞,也无可厚非。

而且我认为,对于我来说,这点儿小事实算不得什么,毕竟受中华文明的洗礼二十余年,已经深得炎黄礼仪的个中三昧了。

但是,天下吉言佛说尽,用得着我这后辈小子再来饶舌吗?再者,目下的佛教现状容许我们躺在吉祥的温床上呓语吗?

佛教的中心教义即是成佛度众生,这也是我们佛教徒应生生世世为之努力的目标、追求的理想。这个理想不但是伟大、美丽的,而且是沉甸甸的。

近几年来,汉地佛教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对藏传佛教(密宗)以及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狂热,当然,这不算坏事儿,但作为汉地佛教徒,我们不该思维一下吗?

比如我,在佛学院教书。我所注重的是从战略上培养学僧的精神气度,我所要求的是让学僧们承担起该承担的一切,让学僧们都要有“弘扬正法,舍我其谁”的勇气和胆量,要有“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气魄,教育学僧,对于先辈祖师大德,在人格上一定得尊重,但不必固守他们的思想……我自忖,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大师”。

比如汉地佛教,象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唯识宗等,任何宗派,都可以统摄起整个佛法的义理。

我后辈小子不值一提,但是,为什么现在汉地佛教徒会大批地舍弃天台、华严、唯识、三论……去往藏传、上座部靠呢?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

南传上座部佛教我接触的少,但藏传格鲁派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是我们学院的主课,它讲修行是有次第的:首先要有道前基础,然后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一步步上去,这确有具体的可操作性。这实在是藏传的长处。

那么汉传佛教呢?修行方法确实过于笼统,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天台的止观;华严的华严三昧观、华藏世界观、三圣圆融观;唯识的唯识观……到底有几人能够行得?天天生活在贪、嗔、痴之中,来世连人身也难以确保,谈得上修观法吗?如同要盖一幢大楼,却是在地面上立马垒墙而没往地下挖基脚,

这绝对行不通。汉传的这些修法是藏传中上士道的内容。

但是,汉传佛教能够在历史上留下辉煌灿烂的宏伟篇章,绝不可能没有具体操作内容!在各宗之中,确实都隐含有丰富的次第操作内涵。宋元以后,“禅宗”、“净土宗”(注意,带引号)一统天下,顿悟成佛、带业往生占据了主导地位,湮没了佛教修行次第,只剩下莫名的“照顾话头”和“老实念佛”。

我们都该忏悔,我们都是战略家,但缺乏平常心。我们想高山顶立(实际也没做到),却没有深深海底行,我们多了感情用事,少了理智。成佛做祖是伟大的理想、崇高的目标,这理想与目标的实现靠的是一步步地走。目下,我们该做的是,潜下心来,开发出汉传各宗中具体操作的步骤,重塑佛教精神。

天天天蓝

这几多日子,过得灰溜溜的,虽然出家数年来,在脑袋中存下了几部佛经,口齿也练得令往日的师友甘拜下风,而且还在教内教外发了一系列的鸿论,但现在遇到境界现前时,颓废的老态竟然出现在我只有二十三岁的脸上,这究竟该如何是好?

教别人的方法,现在就自己用了吧:比如诵经。这段时间,我每日一部地藏经,经当然绝对棒,可惜,诵经的人是“歪嘴”。比如念佛。“一声阿弥陀,皆可(共)成佛道”,成佛自然就无了这许多的烦恼,然而,念佛念得自己简直要发疯。比如持咒……在逆境面前,怎么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这可真是莫大的讽刺。

干脆,顺缘随境吧,在当今这“末法时代”,到底有几多不为外境所动的高人?时过境迁,那些祖师大德只能停留在我们的口头上了,至少,他们的所为非是我们这些“俗不可耐的出家人”所能学得来的。

实在难捱,拉上老和尚钻竹林去找黄精。

这九华山的天,本就难言,总也说不上是好是坏:云,有黑有白,和平共处;太阳,时隐时现……与平原相比,秋(末)也不高,气也不爽,倒是清晰地看到,贫瘠的山坡上,仅生的野草结满了草籽。

我们折枝小棍,既打草籽,又做柱杖,还可惊蛇。老和尚也是个老顽童,与他在一起,“永远没烦恼”,年近花甲的老人,却要与我一比高下,带头往草丛中钻,硬是把我给丢在老后边,听我大叫着让等一下,他才乐得嘲弄我一番。



不知不觉,到了涧旁,下有一潭,挺深的。潭面不小,故而如镜。看看自己,不仅大乐:二人都是满身针棘、苍耳、粘草……还亏了光头,不然这些草籽长满头发,那该有多滑稽。我们坐在潭边石上,摘身上的草籽,并不时唱和……

猛一低头,这一阵潭中的天竟然变了:无云无日,为山谷所限,映入水中的天面太小,骤然一见,纯蓝纯蓝。“天天天蓝……”倏然,脑中闪出这句以前在北方流行过的歌词。这是首艳歌,我在朦胧混沌时就会唱,但随着年岁渐长,再加上整日里做些看似重要而细究却莫名其妙的事儿,慢慢地彻底忘掉了这歌,现在再想,却只有这一句,往下怎么也记不起来。

当我在清扫心头的霾云时,总也找不见这美好的纯蓝,无意地一瞥,竟拥有了?!

何似在人间,天天天蓝。

朝阳为谁而升

近一段时间,这日子过得悄无声息,平凡得让人腻歪。因之,在同事们的极力撺掇之下,就登了一次大鼓峰。用了几近一天的时间。然而到晚上回来往桌前一坐,我吃了一惊:“完了——在这料峭的飚风中登那海拔1206.1米的险峰,竟然没有能够发现一点儿真正动我心弦的外境!明将徐达、常遇春部队的遗迹怎么搅不动我的思绪?面对延华庵的残破遗基我怎么无动于衷?难道二十四岁就老了?年轻人的激情怎么荡然无存?我到底怎么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感到竟然陌生。我也不知道该为修炼得“不为外境所动”而欣慰,还是为不可复得的蓬勃朝气而怅然。

说实话,自从当初冲破重重阻力义无反顾地出家到现在,虽然好像只是眨巴眨巴眼睛的功夫,但我已尝到了其中的酸涩,内心深处时时进行着痛苦地挣扎。看目下的僧界现状:要么鹦鹉学舌,人云亦云;要么固执己见,自以为是;要么……想自己当初确实是太过天真了,竟然以为佛教是神奇的“龙门”,只要迈进门槛,立马就可以脱胎换骨。实际呢?可这人生怎经得起反复哟?我只能“反躬自问,反求诸己。”人既然生有这眼、耳、鼻、舌,我只有刻意地把自己封闭起来,在门口贴一张“请别找我”,在墙上粘一句“有话也别说”,力图使自己“心如壁石”。但这是佛教的本怀吗?“苦、集、灭、道尝不遍你怎能证圣?有痛苦才对呀!”说这话的一定是善知识。

我现在着急地在找“如何才能使自己从这痛苦的煎熬中解脱出来”的答案。这问题很不好解决。我想,大多数刚出家三五年、六七年,年龄在二十多岁的这些出家人,即使他表面上不肯承认,他的内心一定也被这问题揪得生疼。不能否认也有没心没肺安于人云亦云者,但这种不负责任者一定不多。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经过这么几年,初入佛门时那“一定要重振人类精神”的雄心壮志反倒没了,而且连我自己的精神也透不出多少明媚的希望。虽然也写过表现佛门清心自在的文字,但那不占我内心情绪的主流。自觉来到了社会的边缘,竟然自己也说不准是走进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久久地,慢慢有了点儿开窍:原来是我初进佛门就给了自己一个错误的定位。要想摆脱目前的困境,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支点: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就是要求我们反省自己,给自己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只有站在这个支点上,才有勇气面对一切。

到底该给自己定位到什么地方呢?我们都是凡夫比丘,人道众生的共业不能忽略,但你不是我,我不是他,这别业也得牢记,故,我们都该有大致相差不多又各不相同的定位,只有各人找到了自己所处的实在位置,才知太阳原来并不为我一个而升。

寻回佛教精神

汉明帝的“金人”梦,使得中国文化中汇入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佛教。日转月移,佛教这一舶来的文化终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文明大地上稳稳地扎下了根,而且比在它的“老家”时显得更加枝繁叶茂。然而,当我们现在来仔细地审视时,却发现它已由“淮南的桔”变成了“淮北的枳”,虽然仍旧长得苍苍郁郁,可是其果实却已味道迥异了。

因为佛教是中国皇帝主动派使者请过来的,所以中国固有的本土文化极其主动地与它热烈拥抱,相入相融,关系真的是“如水乳合”,直使得到了目下,可以说一般人已难以找到纯正的佛教了。这种结果确实是苦如黄连。然而我们还美其名曰这是“中国化了的佛教”。作为一个置身于佛教实际操作层核心处的出家人来说,对于中国文化这种彻底融化、彻底消解外来宗教的本领——可以说是融化一切外来新事物,使之归于自身固有“实用理性”的本位——难